

结束语

经典的注释者常试图标新立异，但是，他们往往忽略了一点：无论怎样标新立异，真理的本质始终无法改变。报纸上刊载的内容都是最新的，但是报纸一过了期，就往往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成了一堆废纸。真理却并非如此，它是永恒的、不变的，如果一个人试图改变或修改真理，那么说明他对真理是一无所知的。人类历史上的所有先知和圣人们都阐述了同样的真理。克利须那在《集塔》中所阐述的正是这样的灵性真理。

与常人相反，圣人们勇于挑战并超越盲目的习俗和错误的传统，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从人类的灵性发展之初，很多看似真理的传统就存在过，只有那些真正了解真理本质的圣人，如拉玛、马哈必尔、佛祖、耶稣、穆罕默德等等，才能辨别真理与谬误，向他人解释真理的含义，鼓励人们勇敢地追求真理。可叹的是，在这些先知们过世之后，他们的信徒们往往走上信仰的歧途，开始对出生地、死亡地等等与圣人相关的物质特性进行崇拜，盲目地把这些伟大的灵魂偶像化。

这些看似真理的谬误在克利须那的时代也存在过。克利须那也曾经反对过这些错误的传统并纠正了这些传统，履行了自己作为先知的职责。在第二章 16 句中，他不是对阿尔诸那说过“真理的洞察者已探知了真理的奥秘：不真实之物不会持久，真实之物永不凋谢”吗？同时，他也承认，他不是以主之化身的身份来说这些话，而只是重复强调了其他先知们曾经一再阐述过的真理。他对克奢特茹（作为行动之域的人的身体）和克奢特茹阿格亚（那些能够控制物质身体、灵性正在成熟发展的人）的解释与其他先知对此的理解相一致。

真理是一体的、永恒的、不变的，因此，所有的先知也都是一体的——他们都是主的代表。在第四章中，克利须那对阿尔诸那说过，是他将永恒的瑜珈之道传授给了太阳神维瓦斯瓦特。但是，克利须那出生于可知的年代，而太阳神却出生于遥远的不可知年代，对此，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呢？克利须那回答说，他和阿尔诸那都经历过无数次生命，阿尔诸那对此没有丝毫记忆，但作为灵魂感知者的克利须那却记得一清二楚；他已经把握了自我灵魂的本质、实现了对主的感知，因此，他是伟大的瑜珈导师。他已经到达了永不逝灭的、用语言无法形容的精神境界。耶稣、穆罕默德、纳那克等其他的先知对真理的阐释与克利须那在《集塔》中的阐释是一致的。

所有的圣人都是一体的：他们都能够认知主的本质，并且拥有共同的灵性目标；在达到最终目标之后，他们的灵魂都变得纯净无瑕，而身体只是灵魂的居所。他们达到目标的方式可能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实现了对主的认知。

无论他生于东方还是西方，是黑人还是白人、贫穷还是富贵，无论他属于何种宗教，这样的圣人总是超越一切现存的传统习俗，将主视为最终的、唯一的目标，在通向主的灵性之路上孜孜前行，并最终臻达主的境界。因此，他们的教义是超越等级、阶级、肤色和贫富的。正如第 15 章第 16 句中指出的，世上只有两种存在，即易逝的和不朽的存在，所有的肉体都是易毁灭的，只有灵魂才是不灭的。

遗憾的是，圣人的信徒们往往发展自己狭隘的教条，他们有的人称自己为犹太教徒，有的人称自己为基督教徒、穆斯林教徒、或者印度教徒。真正的圣人是超越集团、等级和一切物质界限的，是面向全人类的。

因此，无论出身或者等级如何，圣人先知们都是值得全人

类尊敬的。他们是主的代表，任何对他们的诽谤和诋毁都是对主的诽谤和诋毁。圣人先知们拥有智慧和洞察力，只有他们才能使人类在灵性发展方面受益，因此，他们是全世界的施恩者。

印度历来就存在着一个历史悠久的改换宗教问题。改换宗教就是放弃先前的宗教，皈依新的宗教。宗教的改换在社会上产生的反响是如此的巨大，它甚至威胁到整个国家的存亡。因此，只有解放思想、从客观的角度看问题，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问题的起源及其带来的社会影响。我们应该思考并试图回答下列问题：谁应该对这种大规模的宗教改换负责？宗教改换者在转换宗教后是否有了更好的转变？我们知道，主是唯一的，达摩也唯一的，那么，人们是否真正地改变宗教信仰呢？在所谓的宗教信仰改变之后，他们的称谓和生活方式有所变化，但这是否意味着他们信仰了一个新的主呢？

宗教改换对作为永恒真理（萨纳坦达摩）之摇篮的印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这种耻辱，人们即使将头悬梁也不为过，但是，头悬梁也无法解决问题，我们应该仔细思考、追根究原。

中世纪时期，由于穆斯林的大规模入侵，印度教徒们错误地相信，如果他们接受外族人的一把米或者喝他们的一口水，自己的达摩就会丧失。由于这种信仰的存在，成千上万的人夺取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并不了解达摩的含义，但是，却愿意为达摩献出生命。物质自然界的任何事物都无法污染永恒、不灭的灵魂，他们又怎么可能因为触摸而丧失自己的达摩呢？事实上，真正遭

到毁灭的并不是达摩，而是错误的信仰。在费柔兹图格拉克王朝统治期间，巴雅那的卡吉穆曾经给苏丁制定了一条法律：印度教徒没有坚定的信仰，因此，穆斯林有权向印度教徒口中吐口水，以此来拯救印度教徒。就这样，有的人向一个印度教徒口中吐口水，改变了一个人的信仰，有的人向水井里吐口水，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信仰。但是，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残暴的统治，而是在于印度教社会本身。

那么，那些改变了宗教信仰的人是否获得了真正的达摩呢？当然没有，他们的信仰没有根本地得到改变，改变了的只不过是生活方式而已。他们是幻想的可悲的牺牲品，是无知使得他们忽视了幻想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为了改造落后、无知的民族，穆罕默德制定了一系列的社会秩序，以此来约束人们在婚姻、离婚、遗产继承、借贷、誓约、赎罪，以及职业和生活等方面的行为。在各种规定中，他禁止了偶像崇拜、通奸与私通、偷盗、麻醉剂的服用、赌博、各种不合法的婚姻等等。但是这些规定并不是达摩，而是改造人类行为和社会秩序的一系列措施。

穆罕默德在社会方面的教义受到了极大的重视，但是，人们却常常忽略他的与达摩相关的观念。他说，安拉对人的每一个行为负责：哪怕是呼吸时没有虔诚地把安拉时刻铭刻在心，安拉也会谴责和惩罚他。在日常生活中，又有多少人能够按这条原则行为处事呢？他还说，人类不应该伤害任何人和事物，哪怕是野兽，他们也不应该伤害，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听到安拉的声音。但是在后来的宗教实践中，伊斯兰教徒们把这条原则局限于麦加的大清

真寺：在这里，教徒们不能拔一束草，屠杀一头野兽，或者伤害任何人。由此可见，穆斯林们也被种种误解所误，没有真正理解伊斯兰的教义。实际上，大清真寺是怀念先知穆罕默德的纪念碑。

在伊斯兰教的历史上，只有塔布瑞孜、曼索尔和伊克保能够真正理解伊斯兰的真正含义，因此，他们曾经受到宗教狂热分子和偏执狂的百般折磨，受尽迫害。在古希腊，苏格拉底曾被指控为试图宣扬无神论，并因此被毒死；在耶稣时期，耶稣赐予无知的人以智慧的光明，却因此在安息日受到折磨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即使在当代的印度，这种状况依然存在，圣人们常常因对真理本质的了解而被指控为危害信仰，而那些所谓虔诚的宗教信徒则常常对宗教的真正本质视而不见。

瓦施斯萨、舒克拉查亚、克利须那、佛祖、摩西、耶稣、穆罕默德、圣人拉姆达斯、达亚南德等先知们熟知经典上所记载的各种社会方面的教义，他们因此才能够规范人们的社会生活和行为。这些教义是针对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而定的，而人类社会在各个时期所面临的问题是不同的，这就决定了这些社会教义的非永久性，因此这些教义也不是真正的达摩。

社会上的种种邪恶极大程度地危害了真正的宗教实践，而

先知们为根除社会的种种邪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先知们所制定的社会秩序并不属于达摩的范畴，这些社会方面的教义只能够满足一两个世纪的社会需求。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不同的社会面临的社会问题不同，这就决定了这些社会教义的短暂性和易逝性。在锡克教建教之初，宗教领袖古儒勾宾德·星将以剑为特征的功夫组织列为教内的一项基本原则，但是由于社会意识的变化，这一项教义已经不再适用。耶稣曾经以驴为坐骑，并禁止他的信徒盗驴，但是，今天人们不再以驴为交通工具，因此，这项原则也就失去了意义。在《摩呵婆罗多》和《博伽瓦谭》中，克利须那既有关于最终真理和灵性之本质的教义，也有以当时社会的需要为基础的一系列的社会制度。如果我们无法认识到灵性教义与社会教义的区别，按照社会教义的原则进行灵性的发展，我们一定会感到无比困惑。令人难过的是，大部分的信徒过于注重社会教义部分的原则，他们不但常常引经据点，引用这些教义，还往往在社会行为方面走上极端。因此，先知们关于行动的概念被他们歪曲，变成了完全的自我欺骗，包括《韦达》、《罗摩衍那》、《摩呵婆罗多》、《圣经》和《古兰经》在内的各种宗教经典都充满了无知和因无知而产生的偏见。

先知们涉及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克奢特茹，即内部行动之域。人们常常认为，行动之域有两种，即外部的和内在的，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根据先知们的阐述，行动之域只有一种，但是由

于个人的喜好不同，信徒们对此往往有不同的翻译，这就造成了这个概念的多元化解释。只有在臻达克利须那的境界之后，他们才能正确理解其中的真正含义，才能正确理解《集塔》和克利须那所述的一切。

衣食住行及社会行为都是人类生来就有的本能，因此，历史上的各种宗教都是关于灵性发展的，没有任何一种宗教启示是关于人类生活外部各种现象的。在这方面，克利须那又能做出什么规定呢？比如说，在女孩数量多于男孩的社会，一夫多妻制占主流，而在男孩数量多于女孩的社会，一妻多夫制则会成为主流；人口数量偏低的国家会鼓励人民多生育并实行奖励政策，人口数量偏高的国家则会鼓励人民计划生育并对多生育的家庭进行惩罚。印度的韦达时代曾经有过一对夫妇应生育至少十个子女的规定，但在人口过度膨胀的今天，这项制度显然不符合社会的需求。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集塔》中完全没有关于物质生活和财富方面的阐述。在第九章 20-22 句中，克利须那说，“那些研习韦达诸经、畅饮神圣甘露、排除一切罪恶的人，那些通过雅格亚崇拜我、追求天堂般存在的人，将会因他们的美德而得到回报，在天堂中享受神仙般的快乐。”也就是说，主会满足崇拜者的一切愿望，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但是，崇拜者在短暂地享受天堂般的快乐之后，还将重新降生到物质世界。由于他们坚定不移、永恒不变的信念和对主无私的崇拜，他们得到主的保护并永

远不会遭到毁灭。人类即定的精神职责是在内心发生的一种灵性的转变，既然如此，在人体之外建设寺庙、清真寺等各种所谓的崇拜之所、进行无谓的偶像崇拜又有什么意义呢？印度教徒应该是萨纳坦达摩之永恒真理的寻求者，萨纳坦达摩是由于永恒的、不灭的主在人类内心的觉醒，由于它的存在，人类能够认知“自我”的意义。印度教的祖先曾经孜孜不倦地寻求真理，并且向全世界的人类传播了他们远见卓识的启示；他们能够超越本民族的传统和偏见，在永恒真理的寻求之路上探索、成功，因而是萨纳坦达摩的真正信徒。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印度教徒渐渐成为错误观念的牺牲品，并且由于对欲望的沉迷而陷入了谬误的误区。克利须那曾经一再对阿尔诸那提出警告，他说：诸如众神之类的实体是不存在的，他们不过是人类的想象，只有主才是实际的存在，因为是主一直支持人类的信仰、对他们进行惩罚或者奖励；主是无所不在的，他使人类的信仰世代代延续下去；因此，崇拜虚幻存在的神的信徒是无法获得最终赦罪的；那些崇拜所谓的众神的，到达的只能是幻境，那些崇拜祖先的，无法逃脱过去的阴影而永远停滞不前，这些人都是无知的代表。克利须那还说，这样的所谓的崇拜不仅仅对人类的灵性发展无益，而且对存在于他们内心的主产生巨大的危害，因此，这样的崇拜是不正当的、邪恶的；主才是真实的存在，因此，人类应该全心奉献于主、不再有其它的灵性渴求。人类真正的崇拜之所应该在于他们的内心深处，但是，他们往往无法理解这一点而盲目地崇拜石头、水等毫无价值之物。

《集塔》和《韦达》的主要区别在于，物质财富的问题在《集塔》中只是间接提及、偶然涉及，而非其主要论述方向。《韦达》是灵性寻求者在灵性寻求旅途中的里程碑，但是，在达到最终灵性目标之后，对寻求者来说，《韦达》就不再有存在的意义。正如克利须那在第二章 45 句中所说的，《韦达》讨论的仅仅是物质自然的三种形态，阿尔诸那应当超越这三种形态，摆脱一切世俗苦乐的束缚，集心意于永恒，不为利益和安全而焦虑不安，以此献身于内心的自我。在 46 句中，他又说，最后的赦罪之后，阿尔诸那将不再需要《韦达》，正如面临无边无垠大海的人不再需要池塘一样。他还提到，真正实现了对主感知、超越了《韦达》的人，是个真正的婆罗门。在第八章第 28 句中，他说，一旦把握了主的本质，瑜伽师就会超越一切《韦达》所述的回报、牺牲仪式、苦修、布施，达到最终的赦罪。也就是说，只要还没有到达灵性旅途的终点，即定的雅格亚职责就不算完成。在第十五章中，他还说，主就好象一棵菩提树，作为分枝的整个世界都从根部汲取养分，能够明白这一点的瑜伽信徒就算是了解了《韦达》的本质；然而要获得这种知识，光靠书本知识是没有用的，崇拜者必须以伟大的圣人先知为师，只有这样，他才能窥见灵性的光芒，因为，这些先知是一切知识的源泉。

《集塔》认为，世上只有一个主的存在。然而，世世代代以来，印度教徒们一直在供奉一些虚幻的神；佛教徒们虽然非常重视克利须那的教义，但他们也走入了崇拜的误区，雕刻了佛祖的神像而致力于盲目的偶像崇拜，却忽略了灵性导师阿南德的话

“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崇拜那些还处于存在状态的事物。”以上这一切都足以证明，宗教信徒们对达摩的真正本质一无所知。

但是，寺庙、清真寺、教堂、圣地、偶像、纪念碑等等各种神圣的崇拜之所并非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它们最主要的意义就在于使人们把过去时代的所有先知铭记在心，使人们把他们的理想和成就牢记在心、永生不忘。这些圣人先知中既有男性，也有女性。扎纳克的女儿席塔是个女性婆罗门，在她父亲的影响下，她开始进行严格的苦修。虽然在当世成功并没有眷顾她，但是，在下一世，她上一世的苦修得到了回报，她得以与主拉姆团聚、成为主的妻子，并被尊为完美和永恒的象征。米拉诞生于皇室家庭，对主的虔诚信念在她的心中渐渐觉醒，经过不断的努力，她最终胜利地到达了灵性发展的终点。人们建造了各种神庙和纪念碑纪念她，并以她为虔诚的榜样。无论是米拉、席塔，还是其他的圣人，都是在灵性发展方面的理想典范。

当然，出于对先知们无比的虔诚和热爱，信徒们很自然地、不可抗拒地被先知的遗物所吸引和征服，因为这些遗物使信徒们将他们牢记在心、给信徒们以启迪，并指引他们在灵性旅途上继续前行，一步步地向先知们的境界靠拢。这是真正的崇拜。

恰恰相反，盲目地相信仅仅依靠供奉树叶和鲜花就可以到达最终目标的态度是绝对不可取的。

至于从宗教典范那里获得智慧或者树立纪念碑以纪念这些典范，无论我们以何种形式来命名这些纪念场所，是修道院、寺院、庙宇，还是清真寺、教堂、僧院，只要我们真正关注的是其灵性方面的意义，它们就有一定的价值。去这些场所朝圣时，我们思考的应该是灵性方面的问题，例如：它们纪念的是什么人、什么事，这个人曾经有过哪些成就，他为此经历过哪些苦难、最后又如何实现了目标，等等。如果对我们的灵性发展没有任何启迪，而只能令人们盲目地遵循一些即定的教条，这些场所不但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还会给人们带来无穷的灵性危害。

对印度教徒来说，音节“噢姆”，也叫“普拉纳瓦”，表示至尊的存在，是主的象征。韦达作品指出，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噢姆”都是唯一真实存在的事物。“噢姆”象征着无所不在、全能的、永恒不变的主，世上的一切信仰、崇高的存在、《韦达》、雅格亚、一切言辞、回报，还有动态或者静止的一切，都由这个音节而诞生。在第七章第 8 句中，克利须那说：“我是……神圣的音节噢姆。”第八章第 13 句中，他又说，“如果他的灵魂能够脱离肉体的束缚，吟诵着噢姆——神圣的字母组合，将我铭记在心，他必将实现最终的赦罪。”在第九章第 17 句中，他说，“我是整个世界的创造者、保护者，也是行动的回报者；是宇宙之父、宇宙之母和全宇宙的始祖；我是神圣、永不消失的

音节噢姆；我还是《瑞歌韦达》、《萨摩韦达》和《亚诺尔韦达》。”第十章中，他称自己为音节中的“噢姆”和字母中的元音、噢姆中的第一个音“阿卡”。在第十七章第 23、24 句中，他说，“从创世之初开始，噢姆、塔特、萨特这三个音就一直用来象征至高无上的存在，所有的婆罗门、韦达、雅格亚都诞生于这个存在。”“因此《韦达》的信徒为了接近至尊，在履行即定的职责，即雅格亚、布施、赎罪苦修之前，总是以‘噢姆’的吟诵开始。”由此可见，克利须那认为，虔诚地以先知为导师并吟诵“噢姆”是信徒在崇拜与禅定时必须做到的。

克利须那是个先知，是伟大的灵性导师，是瑜伽的授予者。他认为，要想获得灵性知识、实现最终的赦罪，信徒必须以先知为导师，不然的话，即使到千万个圣地朝圣，他也无法实现对主的感知。在第四章第 34 句中，他认为，灵性导师已经实现了对主的感知，能在灵性发展方面对阿尔诸那进行指点，因此他要求阿尔诸那以赤诚之心皈依灵性导师，询以疑难，不耻下问，全然服从，这样他就能获得神圣智慧。在第十八章中，他又强调了寻求灵性导师的重要性：“知识、获得知识之道、知者是三个促使行动产生的因素；行为、动因、行为者这三个因素形成了行动的基础。”由此可见，克利须那认为，灵性导师是行动得以实现的首要条件。

关于妄念的问题，书中常有涉及。《集塔》阐明了这些错误观念产生的原因。在第二章第三十九句中，克利须那对阿尔诸那说，智慧之道和无私行动之道都可以帮助他摆脱行动的束缚，并超越行动的结果，哪怕只遵循少许行动或者智慧之道，人们也终将在灵性之路上殊途荣归。这两种方式都只有一种行为（即坚定不移的行动）、一种决心、一个方向。但是无知者的智慧就好像是杂草丛生，多头乱绪，他们设计出各种各样无用的仪式和礼节，却美其名曰“行动”。真正的行动是主所确定的崇拜行动，行动的实施能够使人摆脱物质世界的苦海。因此，阿尔诸那应该将自己奉献给真正的行动。

人即定的行动只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崇拜、冥想或禅定，但是同一种行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即智慧之道和无私行动之道。行智慧之道的人先对自己的能力作一个适当的估计然后行动，他了解自己灵性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和每一个进展。行无私行动之道的人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他的灵性导师、听从导师的指点，因此，无私行动之道又叫奉献之道。值得注意的是，行这两条道的崇拜者都离不开灵性导师的帮助和启迪，二者唯一的区别在于，前者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自己的行动，而后者则完全依靠灵性导师的指引达到目标。因此，克利须那说，这二者的实质是相同的，因为二者都拥有共同的目标——实现最终的赦罪，能

够了解二者之相同本质的灵性寻求者就算是掌握了真理的实质。无论踏上哪一条路，灵性寻求者都需要消灭自己的欲望，这样他们就能达到同一个目标——实现对主的感知。

主所指定的行动就是雅格亚。在第三章第 9 句中，克利须那向阿尔诸那明确指出，“‘雅格亚’的实行是唯一的行动，人类所进行的其它种种行动都不过是物质束缚罢了，所以，琨缇之子啊，解放自我，全心全意地对主尽你应尽之责吧。”真正的行动能够把灵魂从物质世界的苦海解救出来。在第四章中，克利须那以多种方式对雅格亚行动进行了解释，但是，从根本上来说，雅格亚就是那种使人臻达至尊境界的行为。控制呼吸、禅定、反思、控制感官等等实行雅格亚的多种方式构成了雅格亚。克利须那说过，雅格亚是灵性的，而不是物质的，也就是说，对主的崇拜应该是精神上的，而不在于物质供奉的多少。真正的雅格亚是对物质生活的节制和对感官和思想的控制，真正的智慧是完成雅格亚的职责之后所达到的对主永恒不灭之本质的感知状态。正是由于拥有了这种超常的感知，瑜伽大师才能够最终实现与主的融合，这一目标一旦实现，他的灵魂得到彻底的解脱，一切行动都与神授智慧融为一体，因此他将不再需要行动。

《集塔》一再强调了雅格亚——行动——的重要性。在第六章的一开始，克利须那就将雅格亚定义为“即定的职责”。在第十六章中，他又说，只有在完全消灭了心中的欲望、嗔怒和贪念之后，崇拜者的雅格亚行动才算是真正开始。在第十七、十八章中，他又着重强调了这一职责的价值及其正义性。

然而，不幸的是，尽管克利须那一再强调，世人们还是固执己见，他们认为，世俗的活动就是行动，只要在行动时做到无私、不注重行动的结果就行了，没有任何放弃行动的必要。他们错误地认为，只要在履行灵性职责时有强烈的责任感，行动之道就能达成；只要有对主的献身精神，弃绝之道就能实现；只要完成向一切生物供奉祭品、为祖先祭水、向火祭祀以满足维施奴、吟唱“斯瓦哈”等“五大祭祀”，雅格亚就得到了执行。如果克利须那没有对雅格亚职责作出明确的解释，信徒们会把按照自己的意愿随便进行的供奉都算作雅格亚。虽然智慧和理性提醒人们按宗教经典的要求进行崇拜，但是，由于祖先遗传下来的各种传统和习俗的存在，人们还是拒绝执行克利须那的指示。人们可以轻易地放弃物质财富，却无法消除思想中和心中的偏见。

显然，弃绝律己是实行雅格亚的一个必要前提，那么，在

最后的感知、完全的弃绝 到来之前，是否存在其它的阶段呢？从克利须那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他的时代曾经存在着一个教派，他们洋洋自得、自吹自擂，认为自己不仅不实行点火仪式，而且甚至放弃了禅定，因此已经到达了弃绝的阶段。对此，克利须那肯定地说，世上没有一种特定的实行智慧之道或者奉献之道的方式，真正的弃绝是个人意志的彻底停止存在和欲望的彻底消除，在此之前，不可能有真正的弃绝。在众多的章节中，他指出，仅仅靠不点燃火焰和停止各种行为是无法实现真正的弃绝、成为瑜伽大师的。

一旦能够掌握雅格亚和行动的实质，我们也能够轻易地理解《集塔》中的其它概念：战争，行动四个阶段，瓦恩山卡，智慧之道，行动瑜伽，等等。在本书的开始，阿尔诸那不愿意进行战斗，甚至放弃他的弓箭以示抗议。通过向阿尔诸那传授关于行动的知识，克利须那不仅使他认识到战斗的重要性，并且说服他履行自己即定的职责。但是，《集塔》全书中没有任何关于血腥战争的叙述，因为从第二、三、十一、十五章中，我们可以看出，行动不是物质意义上的战争，而是一种灵性行为，是通过冥想和禅定使思想和感官得到控制，从而履行既定的职责。事实上，阿尔诸那在书中所面临的难题是每一个人在灵性寻求之路上都会遇到的，他的痛苦与犹豫不决既存在于历史的过去，也存在

于当代社会。当人们试图控制思想、集中整个心神时，他们会很容易被欲望、愤怒和对物质的痴迷困扰，因此，与它们作战、彻底消除它们对思想的影响就是战争。靠物质战争获得的和平和安宁是转瞬即逝的，靠灵性战争获得的和平和安宁却是永恒的、不灭的。

这是真正的和平，之后，人的心灵再也不会起伏不定，这种和平只有在完成即定的崇拜职责之后才能实现。克利须那将这种崇拜分成四个瓦恩：首陀罗是那些初入灵性之途的人，他们拥有不完全的知识；一旦获得某种特别的能力并积累了一定的精神财富，他就进入吠舍阶段；一旦获得了征服自然的三种属性的能力，他就到达第三个阶段——刹帝利阶段；婆罗门阶段是崇拜的最高阶段。一旦实现了与至尊之主的融合，崇拜者将不再是婆罗门。“瓦恩”的意思是“形态”，人的形态不是物质身体，而是其内在的性格特征。在第十七章第 3 句中，克利须那对阿尔诸那说：“巴茹阿特之子啊，人的信仰和他的个性是密切相关的，人的本性是值得尊敬的，因此，人和他的信仰是一体的。”也就是说，人的信仰造就其性格，信仰以性格为基础。更准确地说，瓦恩是衡量人“行动”能力的标准和准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保护自己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特权，人们渐渐遗忘或者抛弃了他们的信仰，开始用出生决定人的社会地位，他们不仅改变了瓦恩的含义，使其成为社会等级的同义词，而且也扭曲了“行动”的真正含义。在《集塔》中，克利须那说，他才是四个瓦恩的创造者。纵

观世界，类似的等级制度仅仅存在于印度，是不是说克利须那仅仅将印度人划分成了四个由家庭背景决定的等级呢？我们可以在《集塔》中找到这个问题的确切答案，在第四章第 13 句中，克利须那说，“我以人的本性和他们的行动为基础创造了四个等级。”显然，这种划分是以崇拜的行动、而不是以人的出生阶层为基础的。一旦理解了行动的真正意义，我们会很容易把握瓦恩的含义。

瓦恩山卡就是那些偏离了即定“行动”之道的人。灵魂真正的瓦恩是至尊的主，因此，瓦恩山卡就是偏离了灵性崇拜之途、迷失在物质自然的丛林中的人。克利须那曾经说过，对伟大的灵魂来说，在实现终极目标之后，即使继续行动他也将无所不得，不行动他也将无所失，但是，为了人类世界的利益及秩序的维持，圣人们继续执行他们的职责。他自己就是如此：他已经达到了灵性的最高成就，但是他仍然勤勉地完成他的份内之责，引导信徒走上灵性之途。因为，如果他不履行份内的职责，整个世界都会分崩离析，整个人类都会遭到毁灭（第三章第 22-24 句）。如果他不谨慎地履行职责，全人类都会效仿他，社会也会因此而崩溃。众人将轻易地找到放弃灵性之路的借口，因此，圣人将会成为瓦恩山卡的根源所在。

在第一章中，阿尔诸那认为，如果战争不得到禁止，家庭就会崩溃、优良传统就会消失，瓦恩山卡（私生子）就会产生，祖先也会因为失去了饭水的供奉而从天堂堕落。对于这些看法，

克利须那反驳了阿尔诸那。在第十五章第 7 句中，他强调说：

“居于物质身体之中的不朽的灵魂是我的一部分，那些为思想和五种感官所控制的人则居于物质自然之中。”他认为，人们向祖先供奉饭水，正是证明了他们在灵性方面的愚昧和无知，因为灵魂放弃老而无用的旧身，进入新的躯体，就象人脱下旧装，换上新装一样。因此，物质的供奉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灵魂蜕去旧的躯壳之后，立即换上一个新的身体。几千年前逝去的祖先的灵魂躺在某个未知的地方，等待着享用他们后代的供奉，并因无法得到这些供奉而堕落，这样的想象除了无知之外，又能算作什么呢？

阿尔诸那对瓦恩山卡和祖先灵魂的堕落感到的焦虑使我不由联想到罪恶与虔诚、品德高尚和品德败坏、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克利须那认为，那些因灵性的无知而陷入物质的深渊、欲望无法得到满足的人是最大的罪人。也就是说，贪婪是最大的罪过，因感官和思想而产生的欲望和嗔怒是一切罪恶的源泉，即使洗浴千次，人类灵魂深处的罪恶与肮脏也无法得到清除。

在第四章第 34 句中，克利须那要求阿尔诸那虔诚地为灵性导师服务，并把圣名记在心中，不断地吟诵圣名、进行禅定，这样他的心神和感官就会得到控制；他应该以赤诚之心皈依灵性导师，询以疑难，不耻下问，全然服从，这样他才能获得神圣智慧，才能消除自己的罪过。

在第十三章中，克利须那又以不同的方式对同一个问题进行了强调，他说，那些从雅格亚中汲取精神食粮的圣人能够消除一切罪恶，而那些沉迷于物质享乐的人将永远与罪恶为伍。我们知道，雅格亚就是通过禅定和冥想从物质世界的影响与束缚中解脱灵魂的过程。雅格亚实现之后，人的心中应该只有主的存在。

虔诚、正义的崇拜者能够摆脱罪恶并终止生死轮回之圈，以无比的决心崇拜和敬仰至尊之主。在第七章第 29 句中，克利须那说，“只有那些在我处寻求庇护以脱离生死轮回之圈的人才能成功地获得关于主、神授智慧及行动的知识。”那些感知了克利须那的人，最终一定能够获得对赋予万物、万神及雅格亚活力的至尊之灵的感知；那些全心奉献克利须那的人也会最终认知与克利须那一体的主，永远居于主的境界。因此，虔诚能够使灵魂超越生死之圈、驱除心中的罪恶、认知永恒的真理、永居真理之境，罪

恶则使灵魂永居凡人的生死之圈、永生为灵性的缺乏和无知所困扰。

在第十章中，克利须那说，那些了解他无始、永恒、作为整个世界的至尊本质的智者能够摆脱一切罪恶。也就是说，对无所不在、永恒之主的感知是解救人类的唯一途径。

总而言之，罪恶使人陷入生死轮回之圈而永世不得超生，虔诚使灵魂逐渐臻达至尊之境并获得神圣的感知。虔诚能够在人的心中培养正直、诚实、尊重妇女的美德，因此，它是认知主的唯一途径。

人们常常把罪恶和地狱联系在一起，有人把地狱想象成无底的深渊、阴间、地府，那么，到底什么是地狱呢？在第十六章中，克利须那详细叙述了无知的种种特征，他说，人们常常受到种种物质现象的误导，被物质世界的假象所迷惑，沉迷于感官快乐之中，最后终于堕入地狱。在第 19 句中，他清楚地解释了地狱的特征：“性好嫉妒、危害世界的人是最低等的人类，我把他们投掷到物质存在之洋中，使他们不断轮回、不得超生。”那些胸怀嫉妒，心藏恶意的人将永远堕入低等生物之圈并永世不得超生。在随后的诗句中，他又说，色欲、嗔怒、贪念是通向地狱的三扇大门，每一个聪明的人都应该摒除这些，因为它们导致了灵魂的堕落。

总结了《集塔》中一些重要的观点之后，我要对《集塔》关于“达摩”的阐述进行一些简要的论述。克利须那说，不真实的事物没有任何存在，而真实的事物则永远存在。主是唯一真实、永恒、不灭、不变的存在，他超越一切思想，无法为人所感知。行动是人能够控制自己的思想、逐渐臻达至尊之境的一种状态，把这种状态变成现实就是达摩。在第二章第四十句中，克利须那说，“无私行动的种子一旦种下，即使得不到精心培育而开出崇高精神之花，也可以免除人类对生死轮回的恐惧。”因此，对行动的执行就是达摩。

克利须那在灵性寻求者的灵性能力的基础上把行动分成了四类：初入灵性之途、拥有不完全的知识的人处于首陀罗阶段；同一个崇拜者一旦在灵性之路上变得坚定，就进入吠舍阶段；一旦获得了征服物质三种属性的能力，他就到达第三个阶段——刹帝利阶段；婆罗门阶段是崇拜的最高阶段。一旦实现了与至尊之主的融合，崇拜者将不再是婆罗门。

在第十八章第 46 句中，克利须那对斯瓦达摩下了定义，斯瓦达摩就是行动时遵从主所赐予的本性。主赐给一个人的达摩对那一个特殊的个体来说总是最好的，即使他在行善之时遭到毁灭，也强过盲目效法他人的做法，因为盲从只能带来危险。对每个特殊个体来说，即使比别人的稍逊一筹，自己的达摩也始终都是最好的、最适合自己的。对一个首陀罗来说，如果他不首先培养自己的灵性能力，而只是盲目地执行刹帝利的职责，那么他将面临误入歧途、走火入魔的危险。他应该脚踏实地地培养自己的能力、履行自己的职责，因为他获得的灵性成就会永远跟随他，只要不断努力，他终将臻达永恒的境界。

在最后一章第 47 句中，克利须那又强调说，履行自己的

职责，即使做得不够完美，也胜过履行别人的职责而做得完美无瑕。也就是说，达摩就是牢记自己的职责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禅定。

那么，究竟谁能够真正拥有灵性的达摩呢？克利须那说，如果能够一心一意地真心崇拜他（克利须那），即使是罪大恶极的罪人也能够臻达主的境界、与主和达摩融为一体。

最后，克利须那要求阿尔诸那放弃其它一切的所谓责任、全心崇拜他，因为将整个身心奉献给主的信徒是主虔诚的信徒。达摩就是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主，就是灵魂逐渐臻达至尊境界的过程。在臻达至尊境界、与主融为一体、灵性渴望实现之后，先知们所实现的灵性的感知是整个宇宙唯一的现实。因此，灵性寻求者应该托庇于这样的先知，以他们为灵性导师，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实现最终的赦罪。

达摩是一种神圣的职责，也是通过控制思想和感官实现自知自觉，把一切感官及生命呼吸向知识瑜珈（自我控制）之火供奉的行为。通过目标的不断调整，神圣的启迪逐渐得到培养，感官和各种物质欲望得到控制。这种节制一旦成为自我的一部分，呼吸及感觉就渐渐变得平静，那些刺激人类欲望的洪流也渐渐被自我埋藏。雅格亚的施行使对主的感知成为可能。

《集塔》为人类提供真理的明灯，用灵性的光芒照耀人

类。世上没有任何一种宗教会教导人们放任自我，纵情声色，沉迷于欲望、嗔怒和贪婪之中而不能自拔。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是物质享乐的专家。在古代，人们习文练武，文有《韦达》，提高人们的灵性素养，武有弓箭和权杖护身。但是在科技发展的今天，由于拥有各种自动化的武器，人们不再需要这些。为了求雨，古代的人们常常进行雅格亚祭祀，到了今天，人们只要求助于现代化的技术；过去，庄稼主要依靠雨水，当代，人工灌溉和所谓的“绿色革命”得到普及。对于上述这一切，克利须那的看法如何呢？他说，由于受到物质自然三属性的影响，人类的物质生活根据客观环境的不同而变化，正是这三种属性决定了物质生活形态的不同。人类关于物质世界的知识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但是，在宇宙中存在着一一种超越物质知识的、不变的现实，它超越人类的感知而永恒地独立存在着。人类常常认识不到这种现实的存在，正如书中的阿尔诸那，他失去了对这种崇高现实的记忆，是克利须那的教诲唤醒了这种记忆。其实每个人都渴望臻达至境，但他们常常感到迷惑，因为无知的黑云是如此的厚重，以至于遮挡了人们的灵性视线。是深知人类内心深处秘密的瑜伽大师克利须那拨开了黑云、用《集塔》将灵性的光芒赋予了人类。他的语言是如此的简洁、直接、浅显易懂，任何读者都能毫不费力地掌握其中深藏的含义。在《集塔》中，克利须那解释了臻达

至尊之境的各种途径，这是他赐予人类的最珍贵的无价之宝。

《集塔》覆盖了灵性知识的各个方面，虽然同样的灵性知识也存在于《韦达》和《奥义》中，但是，《集塔》是“主之颂歌”，是一切灵性知识的综合。

人们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隐居的生活、对感官的控制和持之以恒的反思和禅定是实行即定职责的必要条件，《集塔》对苦行者来说无疑是有用的，但是对普通人来说，它又有什么用处呢？这种看法当然是不对的。《集塔》是针对每一个人而言的，它不仅能够指点灵性寻求者到达至尊之境，也能够帮助那些希望踏上灵性之路的人。

克利须那曾经说过，无私行动的种子一旦种下，即使得不到精心培育而开出崇高精神的花朵，也可以使人类脱离生死轮回的苦海。在第四章第 36 句中，克利须那说，“即使你是罪恶之首，登上神授智慧的方舟之后，你也能立渡苦海。”这里的罪恶之首又是谁呢？是那些持之以恒进行反思禅定的、还是那些还未踏上灵性寻求之路的人呢？在第六章中，阿尔诸那询问克利须那说，“克利须那呀，有些人由于凡心俗念的困扰而无法到达瑜伽的圆满境界，他们又将如何呢？”克利须那回答他说，这样的人虽然

犹豫不决，但是他们无论在这个世界，还是在灵性世界，都不会面临毁灭的厄运，因为，行善之人永远也不会遭受苦痛的折磨。由于拥有桑斯卡，这样的人或者出生在正义或者富贵之家，或者成为瑜珈之家的一员，经历数个生命的修行之后，将达到最终的完美境界。上述所有的诗句都是针对普通人而言的。在第九章中，克利须那说，“一个人即使是罪大恶极，如果他能持之以恒地崇拜我、对我奉献一切，他仍然算是圣人，因为他坚定不移。”即使是罪恶之人，如果能够时时刻刻将克利须那铭刻于心，尊敬他、崇拜他，相信他是唯一的主，他也无异于圣人。即使他暂时无法成为圣人，只要持之以恒，假以时日，他必将成为圣人。无论是妇女，还是被无知者称之为吠舍和首陀罗的人们，无论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基督教徒，或者是其他宗教的信徒，甚至是有罪之人，全人类都有崇拜的权力。因此，一个普通人也有崇拜的权利，他会一步一个脚印地在灵性之路上前行，直到到达最后的终点。

因此，《集塔》既适用于虔诚的苦修者，也适用于普通人，它是适用于全人类的。有很多象马哈施·帕坦扎利这样的圣人曾经对获得至福的方式下过定义，但这种定义是纯粹灵性的，绝不包括社会方面的教义在内。克利须那则只向自己的跟随者传授了灵性的知识。他曾一再地对阿尔诸那说，他是自己亲爱的学生，为了他的利益，向他传授了这既神圣又神秘的知识。最后，

克利须那说，阿尔诸那应该向合适的人传授《集塔》中的教义，如果没有遇到合适的人选，他必须耐心地等待，直到发现合适的人选为止。这种神圣知识是通向灵性彼岸的唯一路径，因此，向值得的人传授是极为重要的。

圣典和各种纪念碑及崇拜场所一样，使人们将故去的圣人们铭记在心。从各种圣典中，我们可以对克利须那称之为“即定的职责”的行为有更深入的了解，进而按照指定的方式进行修练。有时，我们可能会突然间忘记圣典中的记载，这些圣典的存在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恢复记忆。当然，如果我们拥有这些圣典的目的只是在上面堆上一堆大米、谷物、檀香之类的杂物，这些神圣的书籍就失去了它们存在的意义。《集塔》这样的神圣书籍象一个标杆，指引我们踏上正确的灵性之途，为我们提供支持，直到灵性目标的实现。

在本书中，作者试图将克利须那灵性启示真正的内涵展现给世人，故将本书命名为《亚瑟斯集塔》。《集塔》自成体系，对使灵魂获释的所有方式都详细地给予了阐释，每一个要点都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尽管如此，作为一本灵性书籍，还是有人可能无法完全掌握其中深藏的含义。因此，如果对书中的任何一部分有疑问，崇拜者应该寻求一位灵性导师的帮助。

OM SHANTI ! SHANTI !! SHANTI !!!

录音磁带中每一章的序言

1. 《集塔》一书包含着克利须那向人类传达的全部灵性知识，是对至尊之灵的伟大敬献，是向全人类发出的灵性邀请。
《集塔》特别强调了一心追求世俗生活的人们灵性发展的重要性。书中说，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男人还是女人、品德高尚还是罪大恶极、出身高贵还是低贱，任何人都有获得拥有神圣知识的权利。
2. 宗教经典一般有两个目标：其一是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和文化，这样人们就可以继续追随祖先们的足迹；其二是保证人们能够获得最终的、永久的和平。

《罗摩衍那》、《圣经》、《古兰经》等宗教经典就是以上述两个目标为中心的。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对物质生活的过高追求，人们往往过于注重经典中社会方面的教义。在创作《摩诃婆罗多》时，圣人维德·维亚斯既包括了社会又包括了灵性方面的教义。但是，《集塔》没有任何物质生活方面的阐述，也没有任何对社会教义及宗教仪式和规范的强调和解释，其目的是为了强调灵性教条的重要性。

3. 《集塔》是超越一切个人、等级、集团、学校，或者任何宗派、国家和时期的，是普遍的、属于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男人和女人都应该掌握其中蕴含的真理。

《集塔》是属于所有人的灵性书籍，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这难道这不是一种巨大的荣幸和祝福吗？

4. 耆那教的先知马哈维尔先生和他的同时代人先知佛祖释迦牟尼都是感知了主的圣人，在各自的宗教教义中，他们都曾用自己的语言表现了《集塔》中的基本要旨。

“灵魂是唯一的真理，自我实现只有通过感官与思想的完全控制才能完成。”这是《集塔》一书所传达的要旨。

佛祖在他的教义中重新强调了《集塔》的要旨，他说，只有灵魂才是普遍的、永恒的。

《集塔》中不仅仅包括了佛祖所阐述的上述灵性真理，还包括所有宗教经典中所包含的主的唯一性、祈祷、忏悔、苦修等其它灵性方面的教义。《亚瑟斯集塔》包含了《集塔》中的一切内容。因此，我们也以磁带的形式出版了《亚瑟斯集塔》，以使全人类从本书中所体现的灵性教义中受益。

5. 在印度流传着这样一个传奇故事，故事说：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智者阿里士多德曾经要求亚历山大大帝从以众多的灵

性大师而闻名于世的印度为他带回一本《博伽梵歌》以供研究和学习。

先知摩西、耶稣及部分苏菲主义的圣人都曾在他们自己的宗教中解释过，主是最终的真理，这一真理也正是《集塔》一书所阐述的。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别，众多宗教先知的教义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从本质来说，所有的宗教都宣传了同样的灵性原则。从这个角度来看，《集塔》无疑是属于全人类的宗教经典。

阿德嘎达南德先生解释了《亚瑟斯集塔》的本质，以此为全人类的灵性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纪坦白先生以磁带的形式出版了此书。

6. 全世界的各种宗教都可以看成是对《博伽梵歌》的共鸣，马哈维尔、佛祖、纳那克，卡比尔等众多先知都在各自的教义中阐述了《博伽梵歌》的灵性本质。因此，身为耆那教徒的纪坦白先生认为，对于渴望自我实现的灵性寻求者来说，以磁带的形式出版《亚瑟斯集塔》是非常重要的。
7. 上千年以前，《博伽梵歌》出现于世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众多的宗教和宗教经典分散人们的注意，因此，印度的人们只是研究和遵守《韦达》和《奥义》中的规定。后来，《博伽梵歌》被视为唯一包含了《奥义》基本本质的经典。

与阅读经典相比较，聆听经典总是更令人受益良多。磁带清晰的发音和抑扬顿挫的节奏使人的注意力更容易集中、更便于理解。这也是我们以磁带的形式出版《亚瑟斯集塔》的目的。

这些磁带也将对孩子们大有裨益，他们可以从中学学习关于至尊存在的文化，在《博伽梵歌》的文化氛围中茁壮成长。

8. 不知主为何物的家庭是一个灵性的坟墓。在当今的世界，人们忙于各种世俗事务，没有时间进行崇拜和冥想。因此，如果《博伽梵歌》中的知识能够到达世界上每一个角落，主向人类传达的神圣信息将被传播到世界各地，灵性的种子将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

9. 我们应该注重孩子的教育，这样他们将来才有可能拥有高尚的品质。人们常常认为，崇高的品质能够保证人们拥有一个象样的生活，同时也能够帮助人们解决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问题，但是很少有人把崇高的品质与至尊之主联系在一起。很多人拥有大量的物质财富，所以看不出对主的崇拜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好处。然而，所有的物质财富都终将消失殆尽的一天，人死的时候，任何物质财富都将毫无用处。因此，对全人类来说，在此生中最重要的事应该是向至尊存在不断努力，在灵性旅途中不断前进。

10. 世界上任何一种现存的宗教和教派都是由宗教先知创建，然后又由他们的追随者发展壮大的，那些圣人们进行冥想的地点自然就成了各种圣地、修道院、寺庙、教堂等等。在这些地点周围，人们常常以宗教为名进行各种活动。先知们都是被尊崇到至高的境界，但是，没有一个人是靠自己或者信徒的力量成功的。因此，所有的达摩都是由真正的圣人和先知创立的。

《集塔》是一部真正的宗教经典。它是由瑜伽大师克利须那向人类传达的主的教义。我们将先知、瑜伽大师克利须那和虔诚信徒阿尔诸那之间的神圣对话以磁带的形式出版，以方便灵性寻求者的研究和学习。

